

東澗先生妙絕今古文選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元刻
本影印原書版框高十八
六釐米寬十三·六釐米



妙絕古今序



文章之精絕者一代不數人而一人不數篇
余自春秋傳訖歐蘇氏拔其尤得七十有九
首蓋千載之英華萃矣時同子弟朋友吟諷
之善哉今而後有過予陋巷而聞軒縣者必
是編也夫淳祐壬寅春東澗書

伯紀負奇材游諸公間祕監柴公敬其行西
山真公取其學南塘趙公奇其文昔余爲江

東憲公餘屈致館舍論辯終日因得是編皆
諸老之緒言也銖兩之必較毫髮之不差軼
梁統之選而過之精矣雖然言之精者道之
寄六經其元氣也學者又當疊疊母但求言
語句讀之工而已寶祐丁巳三月紫霞老人
題



左氏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鄭伯如晉
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
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
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
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
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
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
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以
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
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怨思以明德則令名
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
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
也宣子諺乃輕幣襄公二
十四年

襄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
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
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
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
完客所館高其閭闔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



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
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
共命寡君使甸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
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
時事逢執事之不問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
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
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
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
爲盟主也宮室卑庠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
館館如公寢庫廡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
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
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
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
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
足賓至如歸無寧蓄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
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
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殲不戒賓見無
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
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
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

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襄公二十二年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

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

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
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
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
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同上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昏晏子受禮叔
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
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
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
四以登於金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
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

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
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
市履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
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
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
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御無軍
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
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間公命如逃寇離
郤晉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政在家門民無所
依君日不峻以樂悒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

讒鼎之銘曰昧且不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
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
矣盱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
之盱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盱又無子
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
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踣塵不可以居請
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
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
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
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繫
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獲賤既已告於君
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
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
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
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
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省一日且諺曰非宅
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
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
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
之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
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
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
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去冠被舍鞭與
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級王孫牟燮父禽
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
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
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葦路藍縷以處重
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挑孤棘矢以共禦王
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

三十五

卷之二

天

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惟命是從
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
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
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
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
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
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
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鍼秘敢請命
王入視之紀載至此如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
之望也令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

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
楚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
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
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
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
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
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悒悒式昭德音思
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
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
及於難仲尼曰古者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

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昭十二年

晉韓起聘于鄭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謂
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
知善對子太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

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
讒人交鬪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與其凶怒悔之
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
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
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
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

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贖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王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賈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而商人不敢擅貨於他國鄭國之有政也如是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

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勾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

王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昭十
六年

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其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腹為君子之心屬獻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昭二十
八年

年

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疲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

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皆所以懲
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
章微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微大
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
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
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
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昭
一
年

國語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郊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
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

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
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
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
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
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
亂百度亦惟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
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災禍於周室
予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
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予一
人予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

叔父若能先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
過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予一人其
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
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
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于敢以私勞變前之士
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政令之為也
若不然叔父有地而墜焉予安能知之文公
不敢請受地而還 周語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
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也其以歎為一
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
未之聞也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
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
恩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
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
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
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
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
九御使潔奉郊禘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
天子之業命畫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徹下

士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盡其
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
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
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
王后親織玄統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紕卿之
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
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
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
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
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
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脩我曰
心無廢先人爾今日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先君之
官予懼後伯之絕祀也 曾語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
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
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
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于諸侯
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
於難及栢子驕汰奢侈貪欲無藝略則行志假
貸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没其身及懷

子改相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相
之罪以亡于楚夫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
三軍恃其寵富以泰于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
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
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樂武子之貧吾
以為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
貧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
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

相叔以下嘉吾子之賜合求玉憂貧二事觀之

叔向以存其亡出則因子產以免其死而韓子卒稱君子且令終焉人其可無法家拂士也

古文一

一三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吾將往
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
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
辭之不可曰是昭子讎也郵無正進曰昔先主
文子少釁於難從姬氏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
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為正卿有
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
基於其身以克復其所及景子長於公宮未及
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脩其身以受先業無謗
於國順德以學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

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
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
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爲
師保吾何爲不增是以脩之庶曰可以鑑而鳩
趙宗乎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
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爲人矣以免難之賞

賞尹鐸晉語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亶子亶不出左史謗之
舉伯以告子亶怒而出曰子無亦謂我老耄而
舍我而又謗我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

做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
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
矣猶箴做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
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
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
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
訓之諫居寢有警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
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
於是乎作懿戒以自警也及其沒也謂之馭樂
武公子實不戲聖於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

于日中是不皇暇食惠于小民唯政之恭文王猶不敢惰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爲若常如此楚其難哉子亶懼曰老之過也乃驟見左史

楚語

闔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家貨足以供用不是過

三五九

百三十一

五

也夫貨馬郵則闕於民民多闕則有離畔之心將何以封矣昔闔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于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獲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鄭爲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乎今子常

先大夫之後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
餓日日已甚四境盈壘道殣相望盜賊司目
民無所放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
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
愠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
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
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迹焉子常爲政
而無禮不顧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期年
乃有柏舉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楚語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勾踐起師逆之江大

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
庸戰天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午而未
嘗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
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
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
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
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散其民
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
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勾踐使下臣郢
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

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
勾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繫起死人而
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
乎今勾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
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勾踐
用率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
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
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勾踐
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以眩姓王宮一介嫡男
奉槃匱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天王

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狸之而
狐捐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
聞於天下而又割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維
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惟
天王秉利度義焉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
將有大志於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
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申胥
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懼
畏吾甲兵之強也大夫種勇以善謀將還玩吾
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

少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
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鈿弊民人
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
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炎及
吾猶可以戰也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何吳
曰大天奚隆於越越曾足以爲大虞乎若
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
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爲有益乎前
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爲無益乎君王
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
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

吳語

孫子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
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
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志者
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飢之安能動之
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
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
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
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

審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
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
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
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
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
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
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
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
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
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

三十一

古文二

十一

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
也衆者使人備已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
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
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
而况遠者數千里近者數里乎以吾度之越人
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故曰勝可爲也敵雖
衆可使無聞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
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
不足之數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閼
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

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凡實

列子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

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於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凡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爲之職

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
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宮能商能出能
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
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天端

造父之師曰秦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
甚卑秦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
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
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
御造父曰惟命所從秦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
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

三六〇

古文一

十一

父學之三日盡其巧秦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
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
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
緩乎唇吻之和正度乎胃臆之中而執節乎堂
握之間此御之法度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

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
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
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此法度則
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
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

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湯問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短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擺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教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

三

一

十二

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耶西門子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子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子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途過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返僂僂而步有深媿之色耶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子並而貴賤貧富與子異子語之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子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

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
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
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
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
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媿
皆失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
敢復言北宮子既歸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
其藜藿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有廣廈之蔭乘
其華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道然不知榮辱之在
彼也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
矣一言而能寤易悟也哉力命

莊子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
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
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嘻善
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
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
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
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
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

輒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
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
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
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
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
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誅然已
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
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
得養生焉出養生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
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

六曰

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
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
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
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
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
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
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
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
則任事者責矣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
入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

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
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主天子之德也以此處
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間游江海山
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
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
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
謂夫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
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
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爲戾澤
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履載天
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
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
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
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
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
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
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夫帝王之德以
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
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
古之人貴於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

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
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
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
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
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
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主
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
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
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
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
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
治之末也鍾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
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
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未學者古人有之
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
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
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
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
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
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

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
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
道者安取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
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
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
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
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
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
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
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

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
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
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
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
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
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
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刑名比詳
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蓄下
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
不教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

此吾所以用心也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
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
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
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
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
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天道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
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
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
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

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
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
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相
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
問相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耶公曰聖人
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
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相公曰寡人讀書輪
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
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
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也

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天道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熱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耶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為汝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

一五二

十九

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為之宗天運篇曰敢問何故此則其答詞也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數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習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

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測
而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奔肆者若奔泥塗知
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
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
之君子孰能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汜也
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
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
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
醜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
全也 田子方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天
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前早
皆萃於此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
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
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
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息以
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
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其
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相嘗以

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
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
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
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歷數
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
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
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
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
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
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
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
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
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
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
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
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
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
天下裂天下

荀子

天下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自王之

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
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
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風之所以為不逐者取是
以節之也小雅之所以為小雅者取是以文之
也大雅之所以為大雅者取是以光之也頌之
所以為至者取是以通之也天下之道畢矣儒
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則傷人
之民必甚矣傷人之民甚則人之民惡我必甚
矣人之民惡我甚則日欲與我鬪人之城守人
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則傷吾民必甚矣傷吾

古之二

廿二

民甚則吾民之惡我必甚矣吾民之惡我甚則
日不欲為我鬪

兩段意換而文不換
所不同者數字而已

人之民日

欲與我鬪吾民日不欲為我鬪是強者所以反
弱也地來而民去累多而功少雖守者益所以
守者損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諸侯莫不懷
交接然而不忘其敵伺強大之間承強大之弊
此強大之殆時也

王制

大饗尚文尊俎生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饗
尚文尊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飯稻粱祭齊大羹
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

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大夫是之謂大隆故
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魚也豆之先大羹也
一也利爵之不醮也成事之俎不嘗也三臭之
不食也一也大昏之未發齊也大廟之未入尸
也始卒之未小斂也一也大路之素未集也郊
之麻統也喪服之先散麻也一也

禮論

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
也終始俱善也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
終始如一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夫厚其生而
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

古三

廿三

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
且羞之而况以事其所隆親乎故死之爲道也
一而不可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
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禮者謹於吉凶不相厭
者也絀續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閔
已然而殯斂之具未有求也垂涕恐懼然而幸
生之心未已持生之事未輟也卒矣然後作具
之故雖備家必踰日然後殯三日而成服然後
告遠者出矣備物者作矣故殯又不過七十日
速不損五十日是何也曰遠者可以至矣百求

可以得矣百事可以成矣其忠至矣其節大矣
其文備矣然後月朝卜日月夕卜宅然後葬也
當是時也其義止誰得行之其義行誰得止之
其重如山故三月之葬其貌以生設飾死者也殆非
直留死者以安生也是致隆思慕之義也喪禮
之凡變而飾動而遠久而平故死之爲道也不
飾則惡惡則不哀爾則翫翫則厭厭則忘忘則
不敬一朝而喪其嚴親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
不敬則嫌於禽獸矣君子恥之故變而飾所以
滅惡也動而遠所以遂敬也久而平所以優生
也禮者斷長續短損有餘益不足達愛敬之文
而滋成行義之美者也 禮論

劉訓

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死
生則志不懼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衆人以爲
虛言吾將舉類而實之入之所以樂爲人主者
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
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斷素題不枿珍恠
竒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文
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揜形鹿裘御寒

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夫
下而傳之于舜若解重負然米直辭讓誠無以
爲也此輕天下之具也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
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
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
以滑和視龍猶蝮蛇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
而逝禹之視物亦細矣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
其徵告列子列子行泣告壺子壺子持以天壤
名實不入機發於踵壺子之視死生亦齊矣子
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偃僂脊管高于頂膈下

迫頤兩髀在上燭營指天匍匐自窺於井曰偉
哉造化其以我爲此拘拘耶此其視變化亦同
矣四繳語故觀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觀禹
之志乃知萬物之細也原壺子之論乃知死生
之齊也見子求之行乃知變化之同也

堯不以有天下爲貴故授舜公子札不以有國
爲尊故讓位子罕不以玉爲富故不受寶務光
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淵由此觀之至貴不待
爵至富不待財天下至大矣而以與他人也身
至親矣而棄之淵外此其餘無足利矣此之謂

無累之人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爲貴矣上觀至
人之情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
羞也故通許由之意金滕豹韜廢矣延陵季子
不受吳國而訟問田者慙矣子罕不利寶玉而
爭券契者愧矣務光不汙於世而貪利偷生者
悶矣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貪也不聞
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今夫窮鄙之社
也叩盆拊瓿相和而歌自以爲樂矣嘗試爲之
擊建鼓撞巨鍾乃仍仍然知其盆瓿之足羞也
藏詩書脩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叩瓿
之徒也

凡人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雖
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之無
見耳之無聞穿隙穴見雨雪則快然而歎之况
開戶發牖從冥冥見炤炤乎從冥冥見炤炤猶
尚肆然而喜又况出室坐堂見日月光見日月
光曠然而樂又况登泰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
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又况萬物在其間者乎四兄
字一級其爲樂豈不大哉且聾者耳形具而無
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者所以

通己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己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耳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申也人之塞也莫知通務也不明於類也夫觀六藝之崇廣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乎無下運乎無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於泰山富於江河曠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矣其於以監觀豈不大哉

國策

古文一

卅七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泆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祆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國祆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柰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菟而顧犬未爲晚也亡

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蚩蚩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蟻蟻食也蜻蛉其小者也黃雀俯囓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遊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隊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遊於江海淹乎大沼俯囓鱸鯉仰嚙菱蘊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防翳治其繒繳將如已乎百仞之上引纖繳揚微波折清風而殞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鼎夫黃鵠其小者也蔡聖侯之事故是也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陂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

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故是已。左州
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
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王
下國家爲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
塞之內而投已乎甬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
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投之。爲陽陵君。
而用計焉。與舉淮北之地十二諸侯。楚策

東澗先生妙絕今古之選卷之一

